

列
仙
傳
四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

吳郡

王世貞評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召恭字文敬少好服煉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

有三人山谷中齊問恭曰子好長生乎恭曰然一人曰

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

字文上皆太清仙人也文起曰汝與吾同姓又字得吾

三人之半似有緣當隨我採藥示以長生之方恭大喜

隨之二日乃授恭秘方因遣恭還曰汝來雖二日人間

已二百年矣恭還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惟里中數世

後人有趙光輔者傳開先世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

採藥不復歸今已二百餘年。恭知恭有曾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乃為恭往尋之。習驚喜曰：吾家仙人歸矣。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年已八十。服之頓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數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地仙也。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十。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初平號赤松子。初起號魯班。宋元時皆有封號。黃初起附。



羅真人



羅真人。晉黃梅人。名致福。修道於縣北鳳臺觀。丹成。有老人來告云。某病龍也。願得丹療之。致福賜之丹。後於觀北水塘洗足。龍負飛昇而去。今遺飛昇臺洗足池。宋賜今號。

賀元。琅琊人。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言訖不見。蘇軾詩曰。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家。有居處。願供菽水看燒丹。

蘭公。曲阜人。精修孝行。半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語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真仙傳吾孝道。是為衆仙之長。因付以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轉授丹陽黃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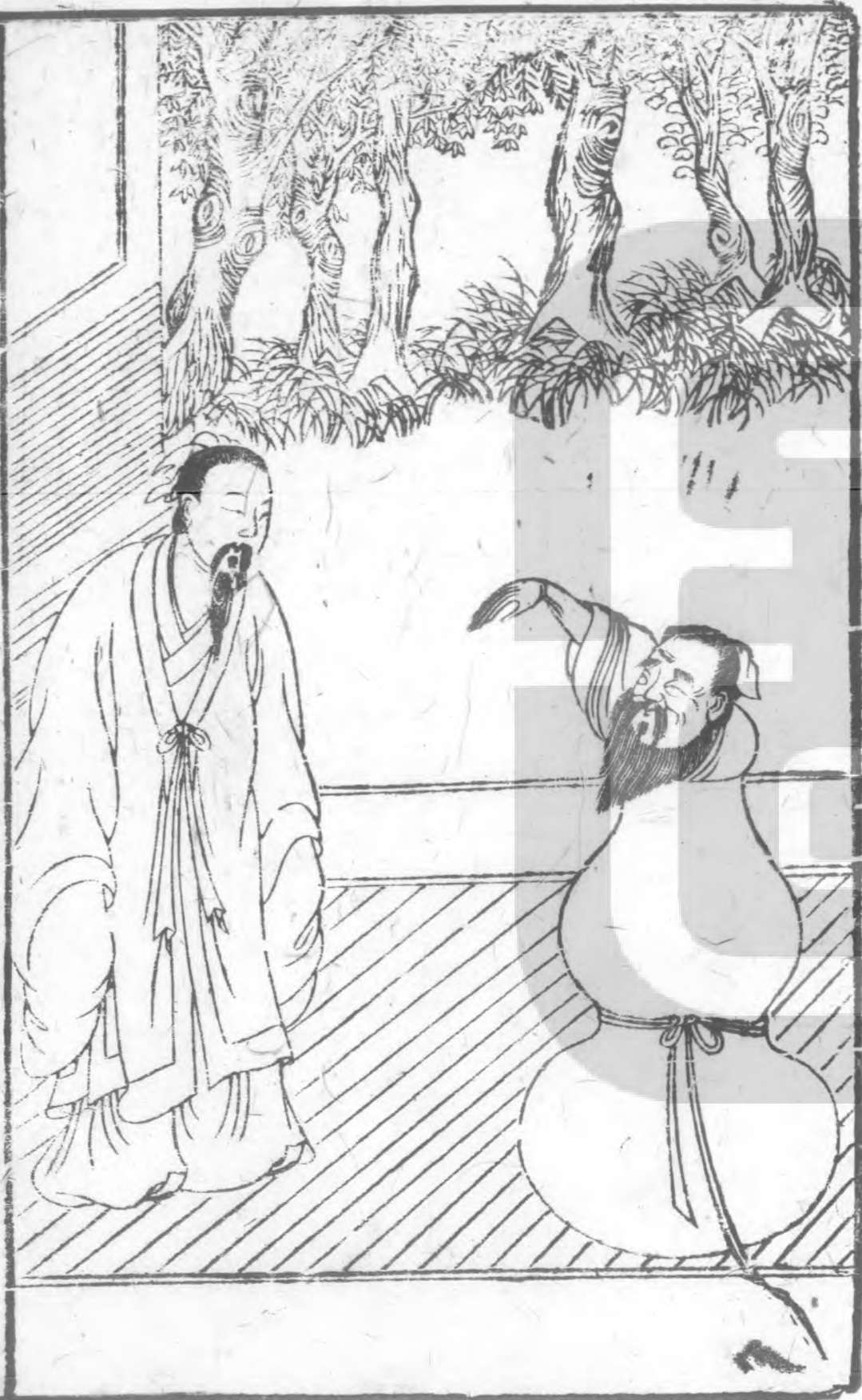
靖女真。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名許遜。汝當以此授之。語訖。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有三古塚。指示蘭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汝昔日解所遺故衣。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其形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蓋所藏蛇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牧人踐履也。言訖。升天而去。蘭公乃以金丹等物。付諶姆。并移塚傍舊路。人謂其妖妄。乃訟之縣令。令拘公公。以前事對令。乃發而視之。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夢初覺之狀。第三塚。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縣令以衣還公公。服之。却同塚中之人。合而為一體。竦身入雲而去。



謙姆居丹陽郡黃堂。湛修至道後，以銅符、欽券、金丹、寶章付許君。及姆昇天，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許君認茅落立祠。今豫章有黃堂觀。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殿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厲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下樓，以一指提而上，視器如有

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即知。乃斷一青竹。度如長房。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長房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殮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卧長房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



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驅使杜公，或獨坐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一云：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壺公附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即見左右常有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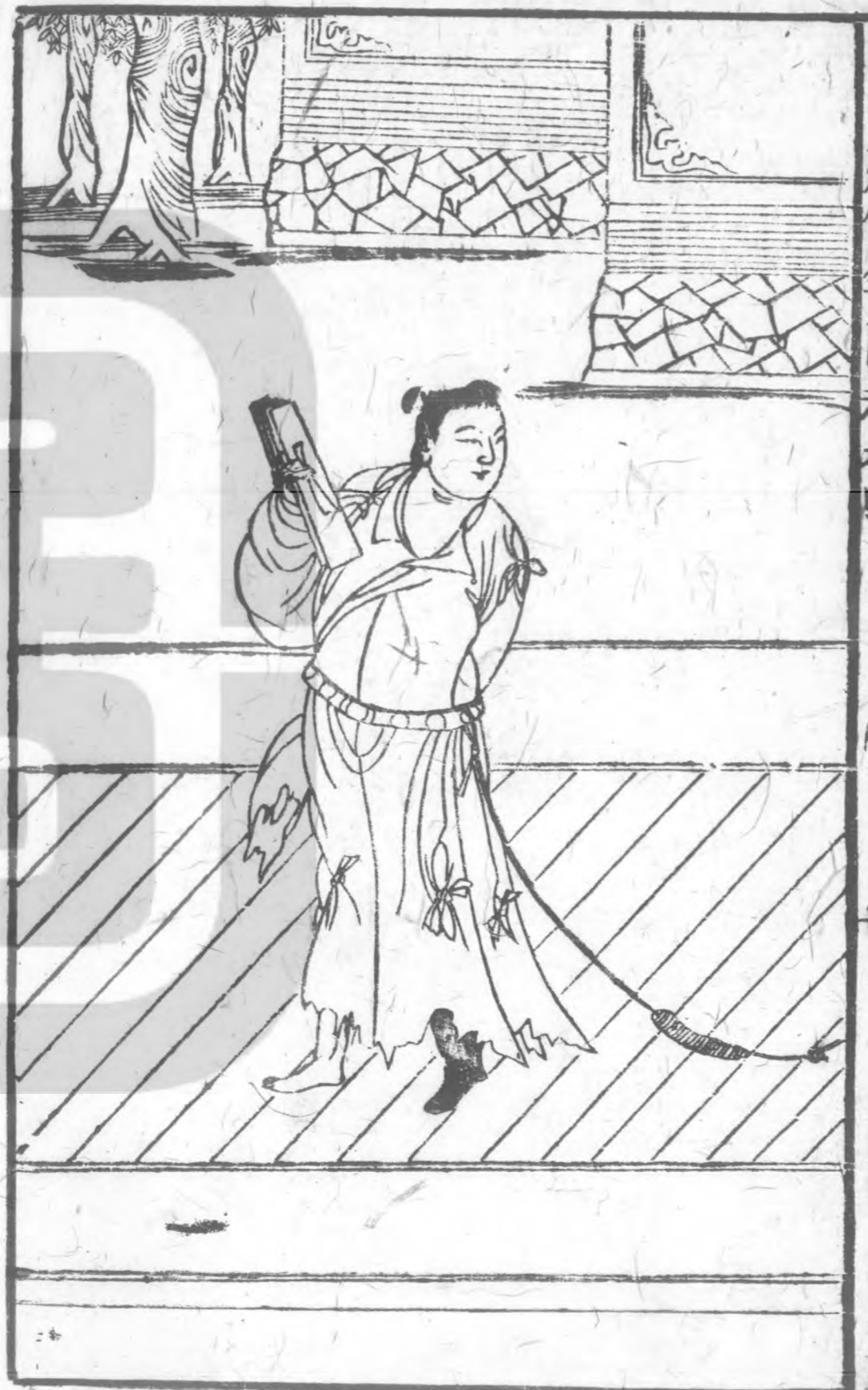
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青，青亦呵之。都巡怒叱，從兵收青，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而都巡等人馬皆不能動。明日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後斷穀三年，仙去。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銜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卧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夫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

忽然乘雲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
衫拍板旋亦失亡

沈建丹陽人好道能醫嘗遠行寄奴婢驟羊於主人各與
藥一粒語主人曰不煩飲食也去後主人雖飲食之皆
不願三年還又各與藥則飲食如故後不知所止

耆域天竺人神奇人莫能測周流華戎晉武帝時至襄陽
欲寄載過江舟人見其衣服粗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
而域已度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頭虎弭耳而逝一日
與衆決衆送至城外域徐行追者不能及是日有從長
安來者見域在彼賈人胡濕是日又逢域於流沙計九
十餘里云





王盾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質置斧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往徃見之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晉武帝泰始中入貝丘西王女山中伐木覺有異香球迎風尋之忽山廓然自開宮殿盤礴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玉樹五株稍前見四仙女彈碁堂上見球俱驚起曰蓬生何事得來球曰因尋香至此問訖復彈碁如故內一最少者獨登樓彈琴且戲吟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在樹下立久飢以舌舐葉上垂

露俄一女乘鶴而來曰王華王華汝等何故來此俗人球惶懼疾趨出門回頭竟無所見及還家已是建興中矣因復訪道不返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為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集客身亦不螫人有問玄張口蜂皆飛入嚼之是舊飯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冬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持一罌于井上呼錢向錢一飛出與客飲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

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玄曰：易耳。乃書符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否則有警，廟傍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禽鳥，人畏莫犯。仙公乃命車直趨，輒大風驟起，塵埃蔽天。從者驚怖，仙公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書一符，令從者投廟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飲，而妖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爾！救五伯，拽妖邪頭，附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仙公過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之家，迷而不悟。仙公化作一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于非地，汝婦蛇



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古井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密窺其跡士人乃窺之果蛇也張牙弩自在帷帳中身傍附一小蛇仙公禁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為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馮下蚯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仙公又嘗在荊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襤褸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夤夜促成雙履次日獻之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咸謂得仙矣仙公嘗從吳主各船行至三江口遇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

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是以淹屈陛下一日遊會稽有賈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廟吏邀賈人曰煩寄箋寫仙公言訖即以書擲舟中及還達仙公仙公開函乃采華山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宮仙書世人愈知仙公名在天闕舊矣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曰之中搗藥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下當杵臼之聲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卧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

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三符聚為一處。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鬻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者曰：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于水，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輟。時苦寒，謂客曰：居會不能設爐，致煖，試作火以供諸君。於是張口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滿，又盛暑中，醉卧，使人傅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

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者梁上，如此神異，不能盡述。後仙去。屈氏二女附

梁諶字考成，扶風人。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晉惠帝末，與二年。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授以煉氣隱形之法。及水石還丹術。諶乃隱于終南山，食炁吞符，廣索丹砂為餌。丹成，能飛行變化，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日，謂門人曰：有友召吾于南峯，今往矣。輒冠服而出，則雲氣繚繞，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從空而去。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闕闕柳下。一日，至河間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俄又登東岸石龕，與女及犬化龕中土人立廟祀焉。



解靚字太玄陳留人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効
召之要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往
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
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及因遙問曰相君行步
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君有心於道故得
見我靚即下馬叩拜陰君曰子慕道久矣吾當度爾仙
法凡非仙胎得仙者必由尸解上尸解用刃下尸解用
竹木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其刀須更
即如所度者面目奄然於牀上矣其真人遁去其家人
但見死人不見刀也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
脩短之期又云此地十年後當大流血後值蘇峻之亂

果皆驗羅浮圖志云。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葛稚川善。時稚川居羅浮。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去。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來。恠而窺之。則雙履也。壙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葛洪。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一大刀。賊欲取刀。聞塚近有兵馬之聲。棺中刀旬然有聲。若雷震。眾賊驚走。賊平後。收刀別葬之。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李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無家。夏則翦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爾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亦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半留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為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不知其字。未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示叔夜。叔夜盡知之。烈喜。乃與叔夜同至其處。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共得仙也。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氏焉。身長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加飾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時王伯通造一館。但有人宿。必死。伯通累見其凶。常閉之。至是康請寄宿館中。乃取琴彈。二更時。有八鬼從館出。康始懼。微誦乾元亨利貞數遍。徐問鬼曰。王伯通造此館。凡有人宿。輒死。無乃若輩殺之耶。鬼曰。我輩非殺人。

者。乃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葬埋於此。王伯通於吾家上築牆。吾等苦其壓。見人來宿者。出擬告之。彼見吾等。自懼而死。非殺之也。今願先生與伯通言。取吾等骸骨。遷葬他處。期半年。伯通當為本郡太守。今授先生以廣陵一曲。聊相酬耳。康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遂彈至夜深。伯通往館中視康。聞琴聲殊佳。因問康。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骸骨。遂別造棺。就高窳處葬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如期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聞汲郡山中。孫登善嘯。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之道不足。康嘗與



王烈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留與康。俄疑而為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之。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屢遇而不遇。命也。初康居貧。嘗共向秀。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才辨。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會欲別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由此憾之。因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但當以康為慮耳。復譖康黨母丘儉。帝遂害之。斬于東市。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靚。曰。嵇叔夜爾。寧曰。叔夜斬于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雖市終實。兵解也。



吳猛

吳猛字世雲。濮陽人。少有孝行。仕吳為西安令。得至人丁義神方。遂以道術大顯於時。傳法於許遜。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求救耳。驗之果然。西安令千慶死。已三日。猛曰。令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卧尸傍。數日。與令俱起。常渡江。值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搗水而渡。許真君上昇。猛亦於是歲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麗日昇天。宋政和中。封神列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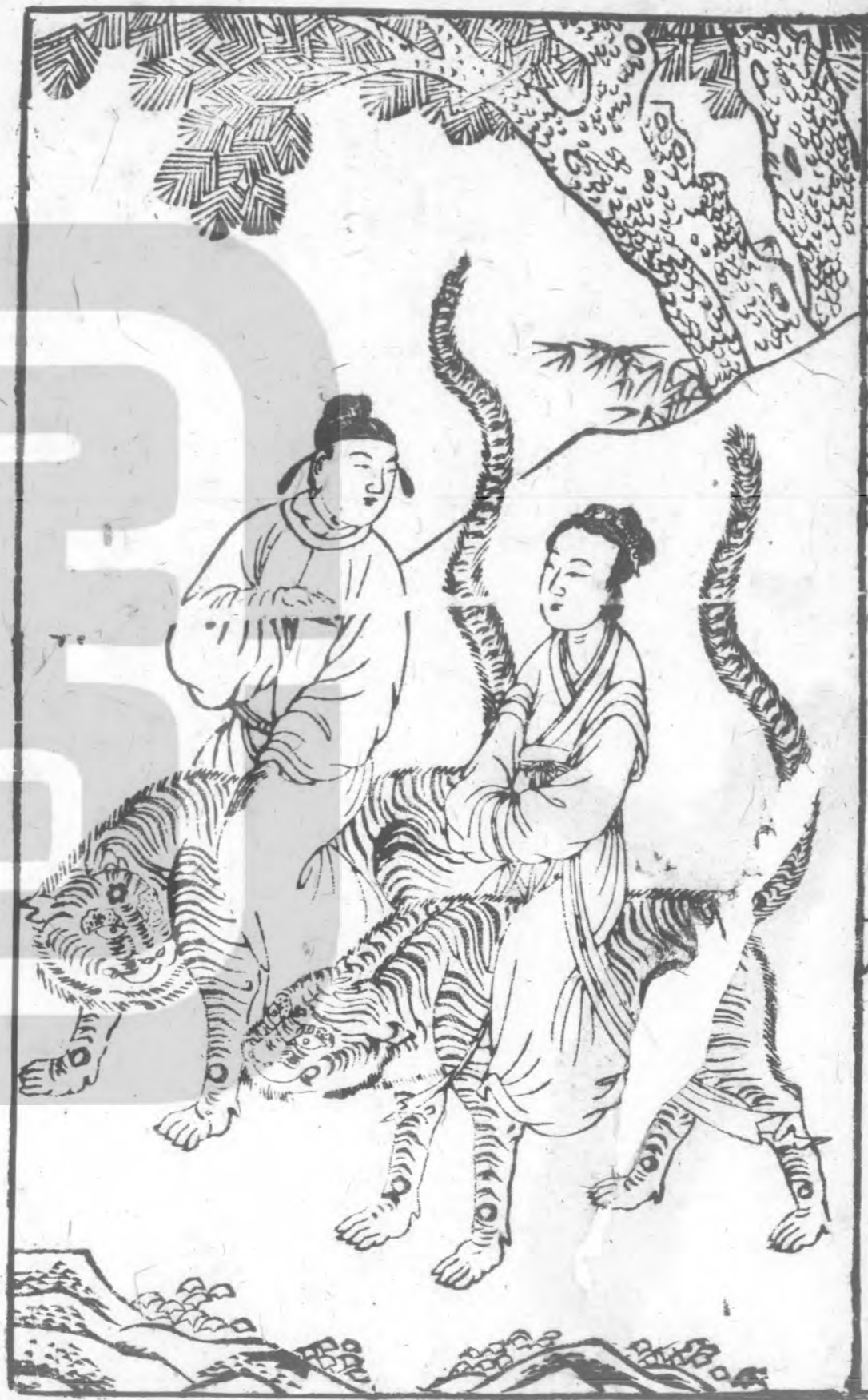
衍客。晉人避亂。隱延平郡之北山。結廬煉丹。丹成。白日舉家上昇。

吳彩鸞。猛女也。瑞州有崇元宮。即丁義女秀英煉丹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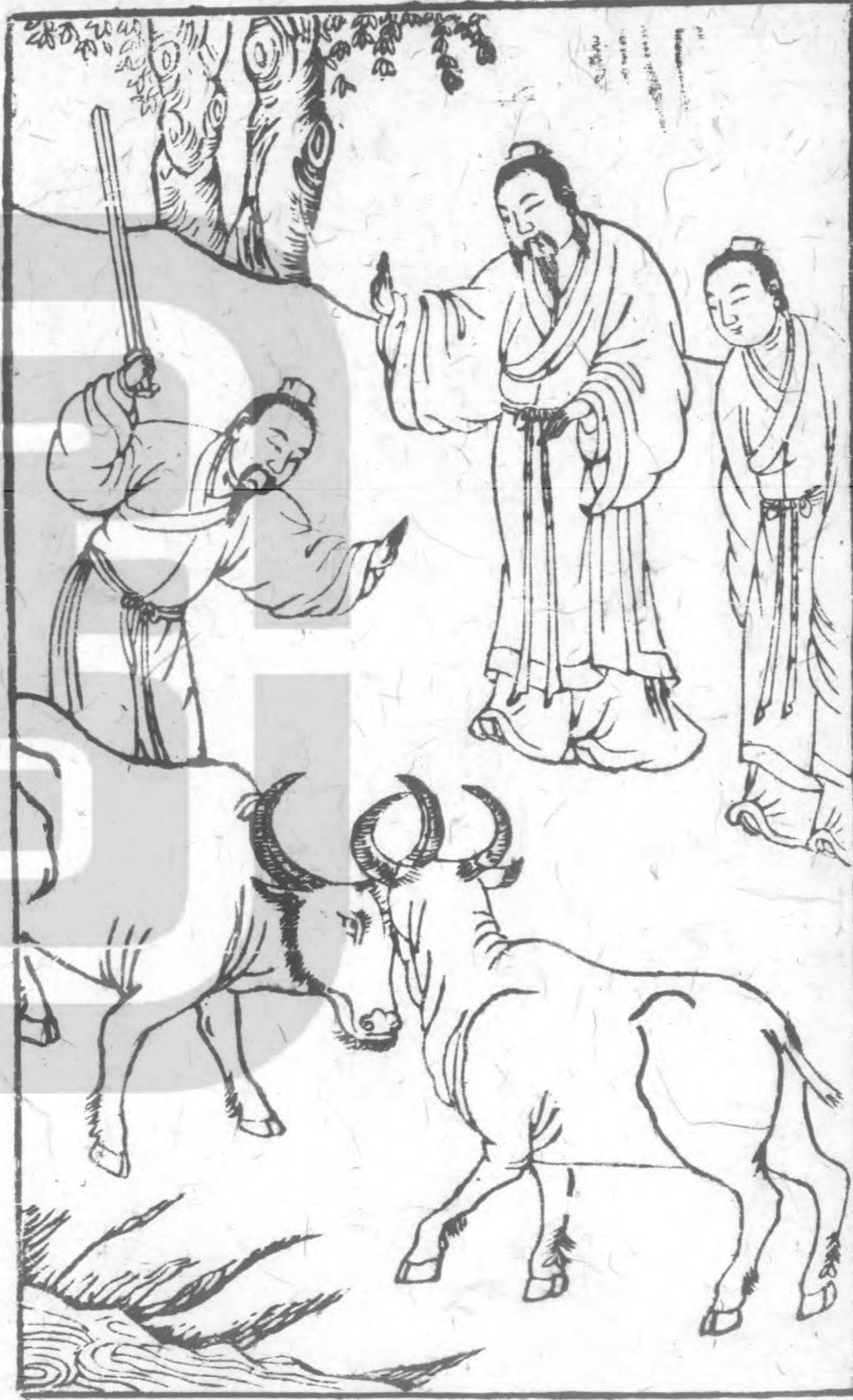
絲鸞亦就學得其道焉。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者。寓鍾陵紫極宮。秋日到西山遊觀。見一姝踏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絲鸞自有繡襦。渾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簫意度是仙人植。足不去。鸞亦相盼戀。歌罷穿松徑。陟山捫石而升。簫冒險躡其後。鸞回頭曰。郎君莫是文簫耶。遂引至絕頂。供設殆非人間所有。正爾綢繆。忽風雨裂。帷覆几。有仙童厲聲曰。吳絲鸞以私慾洩天機。當誦人間一紀。於是彩鸞與簫歸鍾陵。簫曾不自給。彩鸞為寫孫愜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偕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云。

文簫附

許遜字敬之號直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銜珠
墜於掌上玩而吞之及寤覺腹痛因是有娠而生真君
生而穎悟姿容俊偉小小疎通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
鹿鹿中之而斃鹿母自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尅意
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方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
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
受其秘又從郭璞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道
遙山金氏宅而居之日以修煉為事時買一鐵燈檠因
夜燃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
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為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也
教民以忠孝慈仁勤儉忍慎聽訟發擿如神吏民悅服



歲飢民無以輸租。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
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輸納者。使服力於園。民鋤地
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
以所得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他郡病民相
繼而至者。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
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弃官
東歸。蜀民感其德化。所至盡立生祠。家供其像。啓行之
日。送者蔽野。有送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
而不返者。真君嘗憩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
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詣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
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與吳君遊於丹



陽黃堂聞謚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
夙稟道骨仙名在天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
公曰後晋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為衆真之長
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堂之以俟子積有年矣
今當授子乃擇日祭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真君
復顧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之師今孝悌王之道獨
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况玉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
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品秩相遼且許君司玄枵
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
丑汝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一君謝訖辭行真君方心
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

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
一至足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
里得之時茅已叢生矣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
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息憩真靖見鄉民盛烹宰
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祟敢
爾乃宿于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
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
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干主人朱
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
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嘗煉丹艾城
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輒作洪水漂没舟室真君遣神兵

擒之釘於石壁。過西安縣縣社伯出謁。真君問其地有妖物為民害者不。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追至鄂渚。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又聞新吳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符，作鎮蛟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無得免者。江湖舟船多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愬。哀才懇切，真君曰：吾來正為是惡，當為汝曹除之。遂前

至蛇所，仗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噪相助。是時真君嘯命風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真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奔行六七里，聞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母。群弟子復請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為驗。其枝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

於豫章。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意。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戟岑二子從我以往。時懷帝末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聲聞遠邇。求為弟子數百人。却之不可。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且閱之。其不為所染汚者。惟十人爾。餘皆自愧而去。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即老蛟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爾述其

所之。乃在郡城江澚。化黃牛。卧沙磧之上。真君剪紙化黑牛。往鬪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鬪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化為人。入賈王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王之女。美化為一美少年。謁之。王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周遊江湖。若為商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皆寶貝珠玉。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給王云。財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王求醫療之。真君即為醫士。謁王。王喜。召壻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王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

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蜿蜒堂下。為吏兵所
誅。直君以法水喫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買女亦
幾變形。王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王
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
可速徙居。王乃遷居高原。其地果陷為淵潭。深不可測。
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皆化為
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
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
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
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
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為誠然。繼而

盡化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潛流出境。真君
晨起。覺妖氣轉盛。乃顧江中。知為蛟黨所化。以劍授施
岑。履水斬之。悉無。唯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
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
鬼神於牙城南。共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
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歪。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
正。其妖未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
妄作。又為識記云。鐵柱鎮洪州。未不出奸讐。縱有興謀
者。終須不到頭。其後更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
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
慈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謁敦。莫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

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為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君壽幾何？璞曰：予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為白鵲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抹林梢，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竊視之。

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桅折於深澗之下。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平時出處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繚繞。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直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然。年穀豐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孝武寧康二年，真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職，紫袍寶節，王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與鄉里耆老諭以行期，日

設宴飲叙別。又與同昇十一弟子。作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又以大功如意丹方。授群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是月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玉女前後導從。見前二使。真君降階拜迎。二使宣詔封真君三代。賜所居宅曰仙館。左府。乃揖真君昇龍車。真君命弟子陳勳時荷持冊前導。周廣曾亨驂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于西嶺。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授以地仙之術。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方數各一。又墜

一鷄籠鼠數枚。于宅之東南十里餘。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甘戟。晉豐城人有孝行。喜神仙術。往從許遜。遜異其材器。凡奧文秘訣。悉命掌之。自是周游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及遜上昇。戟歸豐城。布德行惠。鄉人感化。陳大建初。乃駕麟車。乘雲而去。宋封精行真人。

盱烈。南昌人。少孤。事母孝。母許氏。遜之長姊。遜嘗築室宅西。數十步間。俾烈母子居之。故日聞至道。及遜飛昇。母子俱從。雲騰而去。宋封烈和靖真人。

黃仁覽。字紫庭。南城人。父萬石。為晉御史。紫庭師許君。盡得許君之道。許君以女妻之。嘗為青州從事。單騎之官。



留妻侍父母。然每夜暗歸與妻同宿。人莫而知。一夕家人聞許氏房中有笑語聲。以報父母。姑訊之。許氏曰。黃郎耳。姑曰。吾子從宦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千里頃刻能來。戒勿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以告。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宦遠。然夜每還家。但仙道秘密。不可輕泄。恐招譴累。故不敢見大人耳。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復乘之而去。萬石因是反師許君。惟二弟性好田獵。紫庭曾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復屢導之不從。後紫庭與父母家人三十二口。白日昇天。二弟尚在獵所。潘茂名。潘州人。晉末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棋立觀久之。

道士顧謂子識此不。答曰。入猶蛇竇。出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頂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月。腦血未減。心景不偏。若修煉。則可輕舉。授以服黃精不死之法。於東山採藥。煉丹於西山。白日上昇。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仕晉為尚書左丞。密修仙業。師事許真君。納女為真君子婦。後致政。挈家居豫章。再詣真君門下。盡傳其道。宋高祖永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性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于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襮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竊其青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騷擾。璞知其將亂。乃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投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大稱賞。厚加資給。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南渡。康不從。璞愛其婢。乃取赤豆繞

主人宅散之。主人每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即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投符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既渡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當命駕西出數十里。行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可消。導從其言。數日。果雷震栢樹粉碎。母喪。卜葬地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璞曰。將當為陸。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曾為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又嘗為人莖。明帝

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荅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帝嘆異之。璞以才學見重一時。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為患乎。璞素與桓爨友善。爨每造之。或值璞在婦所。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容主有殃。爨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醜。璞見爨。撫心太息曰。吾每囑卿。復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大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爨亦死。

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度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璞曰。大吉。有姓宗者。搆璞于敦。敦將舉兵。乃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助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筮吾壽幾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禍必不乂。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令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其樹應有大鵲巢。及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知當。其人遂受。至是。即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未遇害之先。已預令家人備送終之具。

于行刑之所。命即窆于江側。兩松之間。斬後三日。南州
市人復見璞。著其平日服飾。與人共話。敦聞之。開棺無
尸。謂兵解也。後為水石。仙伯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
名為洞林文抄。京費家要最。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
釋爾雅。音義圖譜。註一。蒼方言。葬書。穆天子傳。山海經。
楚辭。子虛。上林賦。數。萬言。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皆傳於世。子驚官至。賀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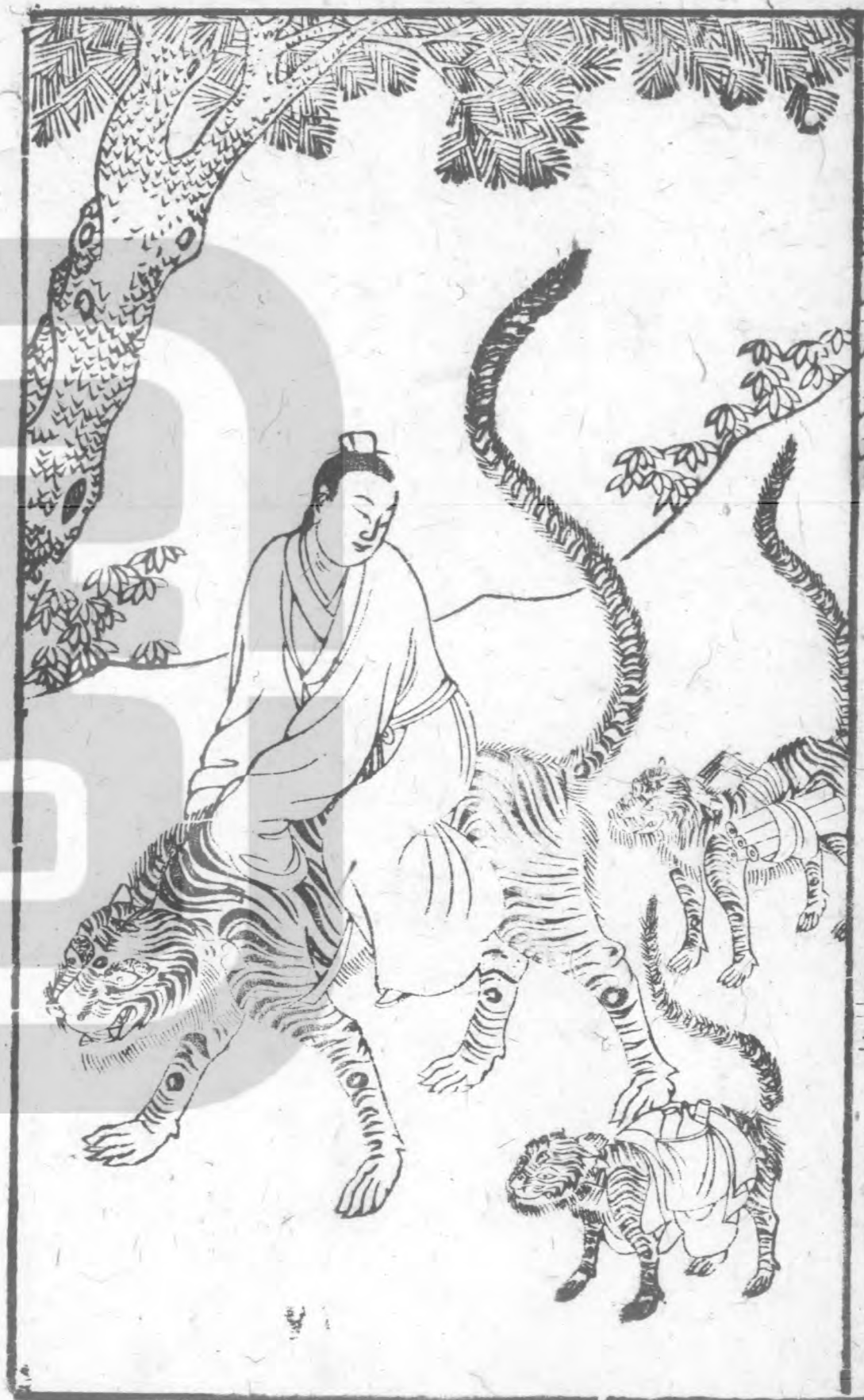
許毛。電白縣人。自幼至。兩頰如丹。風雨水旱。歲時豐歉。
預以語人。無一不驗。且絕迹。莫知所之。

王道真。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如百尺好樓。
道真常隱此雲中。遊戲山頂。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晚師葛孝先受諸經并丹法居廬江馬迹山中。山有虎生二子。虎母為人殺虎父驚逸。虎子飢思遠持還飼之。後虎父尋至思遠家跪謝之。即依思遠不去。後思遠每出行騎虎父。二虎子負其經書衣藥以從。時于末康橫江橋逢友人許隱隱患齒痛。因從思遠求虎鬚。云及熱挿齒間則愈。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後仙去。為丹陽真人。

許邁字叔玄。真君之從弟也。弱冠時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乃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背。乃築舍餘杭懸雷山。往來茅



嶺以尋仙跡。朔望時節。還家覲省。父母既終。遣婦還家。徧遊名山。採藥服氣。因改名玄。字遠遊。後入臨安西山。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時共右軍修煉服食。徧采名藥。右軍每嘆曰。我卒當以樂死。邁後作書與婦告別。遂莫知所往。

許穆。許真君之從弟也。入華陽洞得道。後王母之女華林夫人降教之。得為佐卿仙侯。幼子羽。小字玉斧。為侍宸仙翁。後華林夫人與穆書云。玉體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許羽附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自居。訥。不覩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期於必得。尤好神仙道術。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修煉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復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善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覈。而才章富贍。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主簿。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俱不就。辭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彼有丹爾。帝乃從之。洪遂携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遂止羅浮山煉丹。在山七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事。不

但笑之。而且謗毀真言。乃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名抱朴子。以示迷者。一日忽與鄧嶽疏云。當遠遊尋師。刻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嶽至。遂不及見。視其顏色如生。肢體柔軟。舉尸入棺。惟空衣。後唐有崔煒者。遊南海開元寺。有丐媪謂煒曰。吾善灸贅疣。今有文少許奉子。煒受之。莫知為誰。後始知為洪妻鮑女云。鮑姑附

張元化。高玄弟子也。嘗寓汝州。有前知之明。一日召道士周元享戒之曰。吾化之後。毋損吾軀壳。既化。元享遵其命。葬於城北。後五年。汝州卒戍蜀。逢一道士于山峽間。謂曰。我新去汝。若能為我持書與胡司馬周尊師不。卒

諾之。反投書。二人開緘。乃元化親札謝二人葬意之厚也。遂率郡人發棺視之。惟有故履存耳。宋政和中。封冲妙先生。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肉身尚在。有緣者或遇之。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岩間。中夜見一人無衣而絀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即野人也。

麻姑石勒時人麻秋之女。秋猛悍。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

至雞鳴少息麻姑雅勤恤民之念常假作雞鳴群雞亦
鳴工得早止後父覺疑欲撻之姑懼而逃入仙姑洞修
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因名其橋曰望仙宋政和中亦
有麻姑是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冊封為真人
至元時劉氏鯉堂前有大槐忽夢一女冠自称麻姑
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
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槐已卧其前矣重和初賜額曰
顯異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終



